





彭思潔

政大，
傳播四，企研所準新生，
身高163cm，體重47kg，
我是魚腦人彭拉拉。

屏蔽這些，
我，是一個馬不停蹄的人。
一直以來，不斷地追求，但追求什麼我也不知道。
常常在某個時刻覺得疲憊，
因為每個這一刻總是在為下一刻做準備，
最後，就在眾多所追求到的東西中，頭昏腦脹，頭暈目眩。
老是不滿足，老是嫌自己，老是覺得不夠，
啊，大學就這樣過了呀，好像還是學不會，如何活在當下。



我/小 革 命

革命，對我而言，
是去嘗試一件過去從未想過的事；
是對膽小，安逸的自己，一種碰撞式的衝擊。

大四，畢業前夕，聽到文玲老師所說：「我們一路以來都很順遂，其實很容易辦到的事，就不是妳想做的事」對我而言像當頭棒喝，因為確實這二十多年，都未曾嘗試去做一件，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。

所以決定在畢業之前，給自己一個挑戰。過去走慣了安全牌，或許沒有大學小革命，一輩子都不會走上革命這條路吧？

但回頭來看，不敢相信自己已經完成。
而整個革命的旅程，我看見一個不是以往認識的自己，甚至不敢相信，自己能夠克服恐懼，容忍諸多不適；如三天不洗澡、攀岩、爬峭壁、睡河邊之外，還開心地去了解與認識異文化，也認識了許多很棒的人。
我想，
如果不出走，就無法看見更多可能，其實我並不知道改變後自己會不會變得更好？會走向哪裡？
只是我開始明白，我，是需要改變，需要革命的。

2011
內本鹿日記

Days
in
Pasnanavan

■ 4/ 5



萬全準備了嗎？

這一次的出發，我以為我會丟掉很多東西，好像也沒有。

一貫的做事風格，每件事都要有萬全的準備。持續一個月每天一小時的競走；月曆本上記著登山倒數的日子；吃維他命過敏藥調身體；每天一杯500cc的豆漿。

這就是我，丟不掉的東西很多，登山包很重，藥；保溫杯；BB霜；防蚊液；面速力達母；痠痛貼布之類的等等，想到任何可能發生的危險，記下可能發生的任何狀況，想要掌握所有的未知。

不能容忍不確定感，但此行的不確定感太多，讓出發前的焦慮不止。

坐著夜車抵達台東鹿野，寧靜的小村莊，這天是幾年來少數看見早晨5點的太陽，空氣是意外的清新，車站前毫無人煙，更不用說是店面。四個人在車站想辦法，不知道這裡5點叫不叫得到計程車，只好先走到站前覓食。四處遊蕩之際，看見唯一開店的阿丁早餐，便宜又實在，吃飽喝足就準備前往延平鄉桃源村了。

到達第一天寄住的教堂，倦得大睡兩次回籠覺。

晚上終於布農族嚮導Bion要與我們講解這次的登山行，但他的回答既不具體又有種輕挑的成分使我不太高興，向他詢問山上的狀況，他只說「都可以」、「不用帶也沒關係」、更甚至「我們不睡帳篷」、「有峭壁懸崖喔！」、「不用帶瓦斯！」，似乎都沒有解答到我們心中的困惑。

許多問題，諸如：溯溪有多深？包包衣服濕了怎麼換？怎麼上廁所？要不要帶水？不睡帳篷睡哪裡？有峭壁怎麼走？下雨怎麼辦？山上有甚麼禁忌？沒有瓦斯吃什麼？，皆是無解。

帶著疑問入睡，當然，我們都睡不好。

2011

內本鹿日記

Days

in

Pasnanavan

4/ 6



我以為的登山

我以為的登山，是步道，向上行走，蚊蟲很多，空氣很好，露營，野炊。

反正所有問題嚮導幾乎是沒給答案，以至於此行所面對的，皆是未知與新的發現。

前往登山口，在林務局前方有一場布農族的禱告儀式，祭拜天、地、祖靈，保佑我們一路平安，先是三滴米酒以示敬意，再一乾而盡。布農族的儀式與山林的老家，配上林務局的登山證許可，略顯衝突。

這天居然下起了雨，林務局的先生要我們特別小心路滑，走進山林，起初步道還算容易行走，約莫幾分鐘後，路窄得我膽顫心驚，有些甚至是坍方的小徑，一不小心即會滑落山谷，滿身是汗的我，不知道是被嚇出來的，還是因為運動流汗。

兩三個小時的路程，在過去布農族石板屋遺址停留，小而簡樸，是一間小家庭的住所；也看見內本鹿事件為阻擋日本人，而被當時布農族人砍斷的吊橋墩，許多貌似賽德克巴萊的電影情節，相當有臨場感。

不久後，Bion說「前方就是此行最危險的峭壁路，大家要小心。」

當時的我，恐懼之心早就超越體驗原住民古人的生存之美，眼看著峭壁上的窄路，腿又麻又軟。背包很重，但在行走時只想著自己能不能活著回去，所有體力的負荷都不是問題。手依附著峭壁內側，一眼都不敢往下看，每步都小心翼翼，大家路途上都不敢對話，自顧著自己的步伐，同時提醒後方的夥伴哪塊石頭特別滑。看著我的小心，Bion突然轉頭告訴我「其實沒有那麼危險，是你把它想得危險，它便危險。爬山的態度反映你人生的態度，拉拉，你太過小心了。」

嗯，是太過小心了嗎？

過了峭壁路，我試著將步伐跨大，將速度加快，似乎比剛才小心翼翼的走，步伐更穩。峭壁路下方，是條清澈而湍急的河川，卻因為下雨開始變得混濁。也因為去年有過溯溪的經驗，所以這次就不那麼害怕。為了要到達目的地——內本鹿日本小學校遺址，一共要渡三次溪，但雨水讓溪流高漲，考量安全的問題，我們只渡一回便無法再前進。

突如其來地在溪邊紮營，有點擔心與錯愕。一方面害怕山洪暴發，一方面是沒有帳篷，席地而睡造就的不安全感。我們搬著許多木塊，給助理Lahu燒柴火，起初擔心沒有瓦斯無法將濕木柴點燃，沒想到Lahu熟練地立刻就升起爐灶開始準備晚餐。

當下我發現，自己以為知道的越多，其實就越無知吧。

布農族有一個習慣，到哪裡停留，哪裡就要升火。以前我討厭柴火所帶來的煙臭味，此時此刻卻帶給我無限的溫暖和安全感。夜間，雨斷斷續續的下著，每下一回，我就驚醒一回，不會游泳的我，實在不想要命喪山谷。約莫凌晨三點，Lahu就為我們守夜到天亮。

2011

內本鹿日記

Days

in

Pasnanavan

4/ 7



睜開眼，好久沒有因為看到早晨的太陽而如此喜悅。眼前的山谷，伴著濃濃的白霧，是碩大的美。想起兒時父母親常帶我們去山野間的小木屋渡假，如今也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

今天的溪水，更加猖獗。Bion告訴我們無法再繼續前進。身為畢製小組，將會失去一個完整個鏡頭，也怕耀祖的尋根之旅因此而留有遺憾。但耀祖告訴大家「這趟旅程走過祖先的足跡，已經是在實踐了！」。

所以一開始，當我們起身踏上這條古道，就已經在夢想裡了，或許並不是每件事情，都要期待結果與目的地，但這早已成為我們的習慣。

回程，要走原來的峭壁路。

下雨地滑，加上回程變成左腳起步，方向的改變，對習慣用右手、腳的我，更加困難，也讓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左半身如此不靈活。走在峭壁路上，一樣沒有心思欣賞風景，全身已被汗水浸濕，雙腿顫抖而強硬。

接著有一種感觸，不論在我們熟悉的環境中，身邊有多少人愛你、關心你，當獨自在這麼艱難的一刻，還是只能靠自己。果然登山如人生，人生如登山。

下午兩點，就開始紮營。

今天多出了許多時間，在爐火旁，一隻綠色小蟲爬到怡嘉身上，怡嘉嚇得大叫，助理Lahu輕輕抓起這隻小蟲，然後說「為什麼要怕呢？」「台灣的教育，使我們害怕自然，這樣是不對的」。

斯文而細心的Lahu，與我們倆聊起自己對布農文化的看法，布農族是狩獵的民族，男人都是獵人，因為父親早逝的關係，自小沒有人教導如何狩獵，直到國中時期意外獵捕到一隻百步蛇，才開始自己研究與學習狩獵。過去簡單的原民生活，方便遷徙移居，到下一個狩獵場開發，但如今林務局佔地為王，一年一次的打獵限制，使得布農文化的傳承受限，強迫遷居平地的布農族人，也就多數以酒消愁作樂了。

喜歡帶著侄子上山的Lahu，讓我很感動，因為仍有人在為自己的文化努力與傳承，那我自己呢？客家文化又是什麼呢？

九點一到，Lahu起身帶兩個男生去打獵，但此行的主角耀祖已經睡了，讓我為他感到遺憾，因為錯過此行，就不知何時還能夠再當上獵人？直到凌晨兩點，山羌肉已經煮熟，我們一行人被挖起來飲酒吃肉，嚮導Bion的熱情，起初讓我不知所措，最後還是選擇入境隨俗，這是我第一次喝醉。

2011
內本鹿日記

Days
in
Pasnanavan

■ 4/ 8  / 

天氣放晴，地上的濕氣漸散，今早是被蜜蜂叫醒的，我們準備要下山了。下山的步履輕鬆，很快地，我們來到入山口。平安下山，一口飯；一口鹹豬肉；一杯酒；敬天、地、祖靈，感謝祂保佑我們一路平安。

回到教堂，立刻洗熱水澡，原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，是這麼令人想念與珍貴。晚上，我們被邀請到Bion的表哥家吃晚餐，看見路上的每戶人家都習慣升火烤肉，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吧。

Bion的表哥家前院，坐著快十個人，體型寬厚，皮膚黝黑，幾乎是醉茫了，他們喝著酒，講笑話，談吉他唱歌，悠閒愜意。滿地零散的酒瓶罐與垃圾，人手叼菸，煙味與菸味，讓我甚不適應。或許我的心胸不夠開闊吧，有些異文化的界線，還是沒有跨越，但他們爽朗的笑聲與氛圍，真的會讓人也活絡起來。

接著，我們到耀祖的家，耀祖的爸爸是警察，氣氛與方才大相逕庭，我們喝著當地的紅烏龍，配上葵花子，聽聽他對耀祖的看法。耀祖的爸爸不會上內本鹿山，對於耀祖此行，只說「耀祖是山上的孩子，要學會在山中生活，這樣的體驗是好的」，我們當初預期爸爸會有文化的期待，卻也沒有。

此刻我才恍然大悟，所謂的文化，並不是遙遠、讓人瞻仰的，而是要與生活融合，就如耀祖的爸爸期待耀祖學會如何在山中生活，而非瞻仰過去祖先的文化，這讓我當頭棒喝與感動。

耀祖的兄弟姊妹，皆離開台東桃源村，像耀祖對過去自身文化抱有高度興趣的年輕輩，已經少之又少，更別提願意徒步感受祖先的遺跡，此刻我又明白Lahu所說，「自覺比自治更重要」，以及耀祖的話「當我們受過教育，每個人都變成一樣的時候，還會記得自己身上流的血，自己最獨特的樣貌嗎？」

起初還替耀祖沒有登上日本小學，沒有去打獵感到遺憾，瞬間都消失了。我們一直以自己的角度去看待、期待他人，而產生錯誤的失望，最後發現自己的所知，只是冰山一角。

習慣性的自以為，習慣性的結果導向，習慣性的嘴砲和高傲，所暴露的無知，是此行對自己的省思，回到台北以後，我會變得不一樣嗎？實踐，就是去改變吧！



革 是 什 命 麼

?

是
改
變

是
堅
持

是
體
驗

也
是
不
斷
學
習

——
去 再
當 回
看 來
看 做
別 自
人 己
， 。



